



文白对照



中

庸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中 庸

中 庸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。”

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

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

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
子曰：“人皆曰：‘予知’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：‘予知’，择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。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。”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

子路问强，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，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，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

子曰：“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循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”

君子之道，费而隐。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肯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诗》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《诗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’。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‘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’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”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；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，不凌下，在下位，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

险以徼幸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，必自迩；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《诗》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而妻孥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

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；听之而弗闻；体物而不可遗。使天下之人，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《诗》曰：‘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’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揜，如此夫！”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，故栽而培之，倾者覆之。《诗》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’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

子曰：“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，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

武王未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祭以大夫，期之丧，达乎大夫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，父子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”

子曰：“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；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贤也；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，行

其礼，奏其乐；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；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，谛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！”

衰公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‘君臣也；父子也；夫妇也；昆弟也；朋友之交也’。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‘知、仁、勇’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”子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；尊贤也；亲亲也；敬大臣也；体群臣也；子庶民也；来百工也；柔远人也；怀诸侯也。修身，则道立；尊贤，则不惑；亲亲，则诸父昆弟不怒；敬大臣，则不眩；体群臣，则士之报礼重；子庶民，则百姓劝；来百工，则财用足；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；怀诸侯，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

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；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、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也。

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言前定，则不跲；事前定，则不困；行前定，则不疚；道前定，则不穷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；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；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

诚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

是故，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；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

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微，微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；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鼉蛟龙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《诗》云：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”盖曰：“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”“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。”盖曰：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大哉圣人之道！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待其人而后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。其此之谓与！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；贱而好自专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；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“吾说夏

礼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上焉者，虽善无微；无微不信；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，虽善不尊；不尊不信；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微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，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”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帙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，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；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；故曰配天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明圣知，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《诗》曰：“衣锦尚絺。”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暗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，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

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！《诗》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《诗》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钺。《诗》曰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《诗》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德輶如毛。”毛犹有伦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”至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所赋予的就叫做“性”，循其本性的就叫做“道”，修行明道的就叫做“教”。作为道，是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，能够离开的就不是道了。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也是警惕谨慎，在别人听不到的时候也是畏慎小心，不在隐蔽的地方表现自己，不在细微的地方显示自己。所以君子在自己独处时也是谨慎小心的。喜怒哀乐还没有激发出来时，就叫做“中”；激发出来而都合乎仪节的，就叫做“和”。作为中，就是天下事物的根本；作为和，就是天下通行的原则。达到中和，天地就安居其位，万物就生长发育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言行保持不偏不倚、稳定不变的中庸之道，小人违反这一中庸之道。君子保持中庸之道，是君子时刻保持不偏不倚；小人违反中庸之道，是小人无所顾忌和畏惧”。

孔子说：“中庸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。民众很少能够做到，

这已是很久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够施行，我是知道的，聪明的人做过了头，愚笨的人做不到；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够倡明，我是知道的，贤能的人做过了头，不贤能的人做不到。人没有不吃喝的，可很少有能知道滋味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怕是不能施行了吧。”

孔子说：“舜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了。舜喜欢请教别人，而且喜欢体察人们浅近的话语，隐瞒不好的地方，而宣扬好的地方，把握人们议论中的两个极端，采用中庸之道施行于民众，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吧。”

孔子说：“人们都说自己聪明，在被赶进网罗、笼子、陷阱中时，却没有知道躲避的。人们都说自己聪明，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都不能保持。”

孔子说：“颜回为人，选择了中庸之道，他得到了这一善道后，就牢牢地保持在心怀中而不再丢掉它。”

孔子说：“天下国家是可以治理好的，爵位俸禄是可以辞去的，锋利光亮的刀刃是可以踩上去的，中庸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

子路问怎样叫做“强”，孔子说：“你问的是南方的强，还是北方的强，或者是你认为的强呢？宽厚温柔地加以教导，不报复横行无礼的人，这是南方的强，为君子所拥有。兵戈甲冑作为枕席，至死都不厌倦，这是北方的强，为刚强的人所拥有。所以君子随和而不同流合污，这才是强勇的；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，这才是强勇的；国家政治清明，主张未能行通而坚持不变，这才是强勇的；国家政治昏暗，至死不改变自己的主张，这才

是强勇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探求隐僻的事理，做怪异的事情，即使后世能够有所传述，我不会去做的。君子遵从正道前行，走到半路而停止，我是不能停止的。君子依从中庸之道，隐居世间不被人们发现和知道而不后悔，只有圣人能够这样。”

君子之道广大而又精微。普通夫妻的愚笨头脑，是可以有所了解的；至于它的最高境界，即使是圣人也会有些不懂得的。普通夫妻虽然不贤能，但是可以有所践行；至于它的最高境界，即使是圣人也会有不能做到的。天地是极其广大的，人们依然存在一些遗憾的地方。所以君子说到大，天下没有能够承载它的；说到小，天下没有能够攻破它的。《诗》上说：“老鹰高飞到天上，游鱼跳跃在深潭。”讲的就是上下的显明昭著。君子之道，发端于普通夫妻之间，至于它的最高境界，就显明昭著于天地上下。

孔子说：“道不远离人事。人们实行道而远离人事，就不可以实行道《诗》上说：‘砍制斧柄，砍制斧柄，样子就在不远的手中。’手握斧柄来砍制斧柄，斜眼瞄着手中的斧柄，仍然以为差得很远。所以君子根据每人的情况来进行管理，有错改正就不再追究。忠和恕就离道不远，施加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意的，也就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。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，我孔丘一个方面还没有能做到，所要求儿子的，而没有能用以事奉父亲；所要求臣下的，而没有能用以事奉君上；所要求弟弟的，而没有能用以事奉兄长；所要求朋友的，而没有能先用以对待朋友。一般道德的实行，一般言语的谨慎，做得有所不足的，不敢不努力；做得比较好的地方，不敢满足。说话时顾及到行动，行

动时顾及到所说的话。君子怎么能不笃厚诚实呢？”

君子根据现在所处的境地去做事，而不抱以外的想法。现在处于富贵的境地，就按富贵的身份去做；现在处于贫贱的境地，就按贫贱的身份去做；现在处于夷狄的境地，就按夷狄的身份去做；现在处于患难的境地，就按患难的身份去做。君子无论到哪，没有不能够怡然自得的地方。处在上级的位置而不欺凌下级，处在下级的位置而不攀附上级，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就没有怨恨，上不埋怨天，下不责怪人。所以君子安于所处的境地以等待天的赐命，小人则靠冒险以求侥幸的收获。孔子说：“礼仪中的射箭有些相似于君子，偏离了靶心，就反过来寻找自身的原因”。

君子之道，正如走远道必须从近处开始，正如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。《诗》上说：“夫妻之间和睦美好，就像演奏琴瑟一样地和谐，兄弟相聚在一起，和睦欢乐喜洋洋，要使你的家人和睦融洽，要使你的妻儿快乐欢喜。”孔子说：“父母也就顺心了吧”。

孔子说：“鬼神表现功德，是多么盛大呀。看它而看不见，听它而听不到，体现在事物中而不可缺少。使天下的人都斋戒沐浴，穿着盛装，来祭祀它。它洋洋溢溢，如同就在人们的上方，如同就在人们的左右。《诗》上说：‘神的到来，不可预测，又怎能怠倦不敬呢？’隐微的显现实在不可以掩盖，就是这样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舜可以说是大孝子了。在德行上是圣人，在尊贵上是天子，在财富上拥有整个天下。宗庙中祭祀着他，子孙们保持着他的事业。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地位，一

定会得到应得的俸禄，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名誉，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寿命。所以天生万物，必定根据各自的材质而有所注重；所以该栽培的就加以培植，该倾危的就让它倾覆。《诗》上说：‘欢喜快乐的君子，拥有圣明的美德，安抚民众，任用贤臣，接受天赐的福禄；保佑他的赐命，不断从天下降下。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赐命。’

孔子说：“没有忧虑的，只有周文王吧。有王季作为父亲，有武王作为儿子，父亲建立了基业，又有儿子加以继承。武王继承了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业绩，消灭大国殷商而拥有天下，自身没有失去在天下的显赫名声。在尊贵上成为天子，在财富上拥有了天下。宗庙里祭祀着他，子孙们保持着他的宏业。武王在年老时受命为天子，周公继续完成了文王、武王的德业，追崇太王、王季为帝王，祭祀先祖采用天子的礼仪。这种礼仪，一直通行到诸侯、大夫，以至士和平民。父亲是大夫，儿子是士，丧葬采用大夫的礼，祭祀采用士的礼。父亲是士，儿子是大夫，丧葬采用士的礼，祭祀采用大夫的礼。丧期一年的丧礼，通行于大夫；丧期三年的丧礼，通行于天子；父母的丧事没有贵贱的分别，规格是一样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可以说是最为孝敬的了。作为孝，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意志，善于继承先人的业绩。在春天和秋天，修缮好自己的祖庙，陈设好传世的宝器，摆设好先人的衣裳，供献上应时的食品。宗庙的礼仪，是用来排列辈份先后的；排列爵位，是用来分别身份贵贱的；分配事项，是用来辨别各人才能的；互相敬酒，由晚辈给长辈敬酒，是为了使晚辈有机会参加；宴饮时按头发的黑白确定位置，是用来表明年龄长幼

的。登上先人的神位，实行先人的礼仪，奏起先人的音乐，敬重先人所尊敬的人，爱护先人所亲近的人，对待死去的先人就像他们活着一样，对待亡故的先人就像他们存在着一样，这就是孝的最高表现。郊祭、社祭的礼仪，是用来祭奉上帝的；宗庙的礼仪，是用来祭祀自己祖先的。明确了郊祭、社祭的礼仪，禘祭、尝祭的意义，治理国家就如同看在手掌上的东西一样了。”

鲁哀公请教政治，孔子说：“文王、武王的政令，都记录在书籍上。贤能的人在位，这些政令就能施行；贤能的人不在位，这些政令就会废止。人事中变化快的是政治，地上生长快的是树木。所以作为政治，就像蒲苇一样生长变化很快。所以推行政治就在于当政的人，取用当政的人要靠自身的修养，修养自身要靠道德，修养道德要靠仁心。仁，就是注重人，以亲爱亲族为最重要；义，就是适宜，以尊敬贤能为最重要；亲爱亲族程度上有等级，尊敬贤能程度上有差别，就是由礼所产生的。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身，要想修养自身，不可以不事奉父母；要想事奉父母，不可以不懂得人事；要想懂得人事，不可以不知道天地自然。”

天下通行的人道关系有五种，推行这些关系的德行有三种：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的交往，这五种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道关系；智慧、仁爱、勇敢，这三种德行就是天下通行的德行，推行这些德行的方法是诚心。有的人生来就懂得这些道理，有的人学习以后才懂得这些道理，有的人遇到困难后才懂得这些道理，到他们懂得这些道理以后就都是一样的了。有的人安心去实行这些道理，有的人图利益去实行这些道理，有的人勉强去实行这些道理，到他们成功的时候就都是一样的

了。孔子说：“爱好学习，就接近于智慧；身体力行，就接近于仁爱；知道羞耻，就接近于勇敢。懂得了这三种德行，就知道怎样修养自身；知道怎样修养自身，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；知道怎样管理别人，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。”

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方针，就是：修养自身、尊敬贤能、亲爱亲族，敬重大臣，体帖群臣，爱民如子，慰劳各类工匠，安抚边远民众，关怀各国诸侯。修养自身道德就会确立，尊敬贤能就不会有疑惑，体帖群臣就会得到厚礼报答，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勤劳努力，慰劳各类工匠就会财用充足，安抚边远民众就会使四方归服，关怀各国诸侯就会使天下畏服。斋戒沐浴，穿着盛装，不合乎礼就不去行动，这就是用以修养自身的；斥退谗言，远离女色，轻视财货而重视德行，这就是用以劝勉贤能的；提高他们的官位，加重他们的俸禄，与他们的好恶相同，这就是用以劝勉亲族的；官员众多，任凭使用，这就是用以劝勉大臣的；忠诚信任，加重俸禄，这就是用以劝勉士臣的；按照时令加以役使，减轻赋敛，这就是用以劝勉百姓的；每天省察，每月考核，按照成绩给予报酬，这就是用以劝勉各类工匠的；护送前去的，迎接到来的，鼓励能力强的，同情能力弱的，这就是用以安抚边远民众的；按时举行朝聘的礼仪，这就是用以关怀诸侯的。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个方针，实行起来就靠专一。

凡事预先做好准备就能成功，不预先做准备就会失败。说话前准备好就不会出现故障，做事前准备好就不会遇到困难，行动前准备好就不会有忧虑，推行原则前准备好就不会有阻断。处在下级而得不到上级的任用，民众就不可能得到治理；要得到上级的任用是有办法的，不被朋友信任，就不会得到上

级的任用；要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办法的，不孝顺父母，就不会被朋友信任的；要孝顺父母是有办法的，反过来要求自己而不诚心，就不会孝顺父母的；要使自身诚实是有办法的，不懂得善良，就不会使自身诚实的。诚，是天地的原则；使自己诚，是做人的原则。诚，就是不用勉强而能符合中庸，不用思虑而能求得事理，从容不迫地推行中庸，这就是圣人。使自己诚，就是选择好的准则而牢牢地把握住。

广泛地加以学习，详细地加以求教，谨慎地加以思考，明确地加以辨别，踏实地加以实行。有不曾学过的，就加以学习，不学会就不能停止；有不曾请教过的，就加以请教，不搞懂就不能停止；有不曾思考过的，就加以思考，不清楚就不能停止；有不曾辨别过的，就加以辨别，不明白就不能停止；有不曾实行过的，就加以实行，不搞确实就不能停止。别人一次能做到的，自己就做一百次；别人十次能做到的，自己就做一千次。果真能够这样的，即使愚笨也一定能明智，即使柔弱也一定能刚强。

由诚心而达到明白，叫做天性；由明白而达到诚心，叫做教化。诚心就会明白，明白就会诚心。

只有天下最为诚心的人，才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本性；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本性，就能够完全发扬别人的本性；能够完全发扬别人的本性，就能够完全发扬事物的本性；能够完全发扬事物的本性，就可以帮助天地的演化和养育万物；可以帮助天地的演化和养育万物，就可以和天地配合成三了。

其次是能够求得局部的事理，求得局部的事理也能有诚心，有诚心就会体现出来，体现出来就会日益显著，日益显著

就会光明磊落,光明磊落就会感动事物,感动事物就会有所改变,有所改变就会有所转化,只有天下最为诚心的才能使事物有所转化。

至诚之道,可以在事先有所预知。国家将要兴旺,就一定有吉祥的预兆;国家将要灭亡,就一定有妖孽出现。表现在蓍卜龟占上面,体现在人们四肢的运动变化上。有祸福将要到来,是好事,一定能预先知道;不是好事,一定能预先知道。所以至诚就如同神明一样。

诚,是自己所修养成的;而道,是自己所引导实行的。诚就是万物的终结和开始,不诚就没有万物。所以君子认为自己的诚心最为可贵。诚,并不是自己修成以后就结束了,还要用来成就万物的。成就自己,是仁德;成就万物,是智慧。作为天生的德行,是综合内外的原则,所以随时施行都是适应的。

所以至诚是没有间断的。不间断就能够持久,持久就能够应验,应验就能够悠久长远,悠久长远就能够博大深厚,博大深厚就能够崇高光明。博大深厚,是用来承载万物的;崇高光明,是用来覆盖万物的;悠久长远,是用来成就万物的。博大深厚相配大地,崇高光明相配高天,悠远长久没有边际。就像这样,不表现而能彰明,不行动而能变化,无所作为而能有成就。天地的法则,可以用一句话就全都包括了;它造就万物专心致志,所生成的万物不可测量。天地的法则,是博大的,深厚的,崇高的,光明的,悠远的,长久的。眼前的天,至多只有一线光明,至于它的无穷,日月星辰都被它所维系,万物都被它所覆盖。眼前的地,至多只有一撮土,至于它的广大深厚,承载着西岳华山,而不以为沉重,容纳着江河海洋而不会泄漏,万物都

被它所承载。眼前的山，至多只有一圈土石，至于它的广大，草木在上面生长，禽兽在上面居住，宝藏在上面开发。眼前的水，至多只有一勺，至于它的深不可测，鼉、鰐、蛟龙、鱼鳖在里面生存，财货在里面产生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想到天的使命，庄严肃穆永不停息”大概讲的就是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。又说：“呜呼，多么光明显赫，文王的德行伟大纯正。”大概讲的就是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的道理，德行纯正而无止境。

真是伟大呀，圣人之道。洋溢在天地之间，使万物生长发育，高峻直到天际。盛大而无所不包的礼仪制度呀，纲领三百条，仪节三千条。等待着圣人出现以后去施行。所以说，如果不达到最高的德行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成。所以君子尊崇德行而研究学习，求得博大而极尽精微，达到最高妙的境界而遵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。温习旧的知识而能获得新的知识，忠厚诚实而崇尚礼仪。所以处在上级不骄傲，处在下级不背叛。国家政治清明，他的主张足以兴盛国家；国家政治昏暗，他的沉默足以安身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既明白事理，又明辨是非，足以保全自身。”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吧。

孔子说：“愚蠢的人自以为是，低贱的人喜欢专断独行；生在今世，却要返回到古时候。像这样的人，灾祸是会落到他身上的。”不是天子，就不议论礼，不制定制度，不考定文字形体。现在天下车辆是同一轨迹，书写是同一字体，行为是同一规范。即使在天子的位置，如果没有应有的德行，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；即使有应有的德行，如果不在天子的位置，也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。孔子说：“我讲述夏代的礼，夏的后裔杞国是不足以用来验证的；我学习殷代的礼，还有殷的后裔宋国存

在着，我学习周礼，现在就在采用着，我赞同周代的礼仪。”

作为帝王统治天下有三个重要问题，（就是仪礼、制度、考文）做到了，就会减少过错了。前代帝王虽然做得很好，但无可证明，无可证明就不能令人相信，不令人相信民众就不会听从。后代圣人虽然善于讲述礼，但地位不够尊贵，不够尊贵就不能令人相信，不令人相信民众就不会听从。所以君子之道，从自身的德行出发，在民众那里去验证，再考证夏商周三代而不出错误，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相违背，质正于鬼神而没有怀疑，就是懂得天理；等圣人百世以后出现而不会加以疑惑，就是懂得人情。所以君子的举动世代为天下人所遵从，行为世代为天下人所效法，主张世代为天下人所奉行。远离他就会有所仰慕，接近他就会不觉厌烦。《诗》上说：“在那里没有人厌恶，在这里没有人嫉妒，日日夜夜都在努力，美名永远得到传颂。”君子没有不像这样而早有美名于天下的。

仲尼以尧舜为先祖而加以传述，取法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政治而加以阐明，上效法天时的运行，下因袭水土的变化。如同天地一样，无所不载，无所不覆；如同四季的交错运行，如同日月的交替照映。万物同时生长而不相侵害，各种规律同时发挥作用而不相违背，小德行如江河川流不息，大德行在努力地化育万物，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。

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，才能够耳聪目明，思维敏锐而有智慧，足以君临天下；宽容大度，温柔和顺，足以包容一切；奋发坚强，刚健勇毅，足以主持正义；肃敬庄重，正直持中，足以恭敬待人；有文采，有条理，细致明辨，足以分别事理。广大而深厚，随时都体现出来。广大如同高天，深厚如同深潭。出现时

民众没有不尊敬的，说话时民众没有不相信的，行动时民众没有不悦服的。所以声名洋溢在中国，传扬到边远的蛮貊之地；车船所到达的地方，人迹所通行的地方，天所覆盖的地方，地所承载的地方，日月所照耀的地方，霜露所坠落的地方，凡是有血气的生命，就没有不加尊敬，不加亲近的，所以被称为和天相配。

只有天下最诚心的人，才能够治理天下的人伦纲常，树立天下的根本事业，懂得天地的变化繁育。那么他哪里会有偏向呢？他的仁心一片真诚，他的智慧深远无比，他的广大如同高天。如果不是固有的聪明圣智而达到天赋予德行的人，有谁能懂得这些呢？

《诗》上说：“锦衣外面穿着麻纱的罩衫。”就是讨厌文采的显露的。所以君子之道，不加显露而日益彰明；小人之道，加以显露而日益消亡。君子之道，平淡而不厌烦，简朴而有文采，温柔而有条理，知道远处是从近处开始，知道风是从何处而来，知道细微事理的显露，如果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境界了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潜伏得虽然很深，却也是光亮卓著。”所以君子内心反省而不会有愧疚，也没有厌弃自己的志向。君子之所以不能被赶上，不就是拥有人们所看不到的优势吗？《诗》上说：“看你独自在屋内，虽然深在屋角处，却也心中无愧疚。”所以君子不用行动而能受到尊敬，不用说话而能令人相信。《诗》上说：“静默无言地祈祷，此时没有乐器的响声。”所以君子不加赏赐而民众自觉努力，不动怒气而民众畏惧斧钺。《诗》上说：“道德的力量光明伟大，百方诸侯都加效法。”所以君子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我怀念先王圣明的德行，他不注重严声

厉色。”孔子说：“严声厉色对于感化民众，是不重要的。”《诗》上说：“德行轻如羽毛”，羽毛还有可类比的东西呢《诗》上又说：“上天化育了万物，没有声音没有气味。”这就是最高境界。